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一

宋書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

沈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武帝

史臣曰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
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
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
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文帝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傳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網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歟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垂分闔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前廢帝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疊不能絳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實社殘宗汚宮瀦廟況摠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明帝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展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降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歲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踈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後廢帝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王雖適末同途發軔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順帝

史臣曰聖王膺錄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已哉

志

曆志

夫天地之所資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群生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欽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勅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群生蒙其利澤三王旣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爲水德以十月爲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

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弄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分也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遷元封三年大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

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䟽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䟽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效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劾不服音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

卷之十一
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老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卽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

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剥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勗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

以備此志云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
至于三代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
好古然猶昏瞶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
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
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
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
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
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

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
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
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
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
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
法也樂已所自作者廟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
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
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
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
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

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
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
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
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爲
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
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
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初定雅樂時又
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
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
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

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
巴渝舞曰韶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
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
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
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卽前
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
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
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
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
曰太樂所以摠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

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子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箎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

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

賦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
酬醕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
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
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亨通
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
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亨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
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
舞宜有摠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
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
上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
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
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
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
得其情今史官所用侯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
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
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
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
成數以著篇章臯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

無由宣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
時闕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
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
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
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
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
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
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
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

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
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
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
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
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
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
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
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
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
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

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
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
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
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
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
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
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
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
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
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

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
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
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
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
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
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
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
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筭求之各有同
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
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
三百六十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
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
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
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
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
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
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
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
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

天經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
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
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
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
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
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
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
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
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
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

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千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負如彈丸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負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改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改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也

符瑞志

夫^骨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懼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為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性識殊品盖有愚暴之理存焉見

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爲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五行志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剝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青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遠至伏生荆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灾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

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
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
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未
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卽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
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州郡志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受制九州冀州
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兖州海岱爲青州海岱及淮
爲徐州淮海爲揚州荆及衡陽爲荊州荆河爲豫州
華陽黑水爲梁州黑水西河爲雍州自虞至殷無所

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雖分冀州之
地以爲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卻胡越開
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
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
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
峙吳得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
分交爲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爲梁晉武帝太康元年
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爲秦分荆揚爲
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
冀雍涼青并充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竝

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爲離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爲北兗而青冀二州治潁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爲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未爲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函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筭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末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用也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一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

宋書

梁特進光祿侍中少傅武康沈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列傳

后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
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
若夫義篤閭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
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
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

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
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倪天作儷
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衰慝易兆恩
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未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
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
萬戶而淫粧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
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
署之內徵引極乎廝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
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時不過肴漿
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
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
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
嬖非不幸也

劉穆之王弘

史臣曰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
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橋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
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爲
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

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劔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灾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謝晦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䟽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威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網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爲此云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

史臣曰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關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謚以內懼流奔王

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竒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温旄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收兵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上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衰晉之貞臣委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竿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爲宋方叔壯矣哉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柢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節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

史臣曰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軋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晉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慝民志

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
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
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訓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
夫出於阜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
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
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胡藩劉康祖垣護之張興世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
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
拔幟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
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宗室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
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
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
之道未或可知裂武王覽群才揚盛策一舉殲勅寇
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
終惜矣哉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楮叔度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嗇天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孔季恭羊玄保沈曇慶

史臣曰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臧燾徐廣傅隆

史臣曰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謝瞻孔琳之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瞻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稽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

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
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
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
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
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
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
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
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
反耕耒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旣而蕩滌園法
銷鑄博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
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
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蔡廓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爲弘正而年
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
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
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謝弘微王球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
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

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祐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部良家然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沐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謀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范泰王淮之王韶之荀伯子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誄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武三王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

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
及在未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
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
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羊欣張敷王微

史臣曰燕太子吐言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
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
袁淑笑譁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
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審子之力也彼
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踈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
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輒顛覆所基非待他釁况
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
已與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
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
哲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史臣曰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
闕盛衰旣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

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
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
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
踏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
而篤矣載之云爾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
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
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
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

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王敬弘何尚之

史臣曰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一
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
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旣樹遂規問鼎而
建郢分楊矯枉過直藩城旣剖盜實人單閭外之寄
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
疆若連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
宗不競寔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
可謂識治也矣

謝靈運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壞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

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吏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二王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爲太息

劉湛范曄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
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
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
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袁淑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未足以
言也其間天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
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
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
恡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
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釁所鍾親地兼極雖
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蠱外興天性
旣離愛敬同盡探雀請能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
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
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
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
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
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綯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

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文九王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刺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顏延之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事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皇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棄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曾非延年之辭况而義愜夫豈或免

臧質魯爽沈攸之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聞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

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原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王僧達頽竅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胷解帶義上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辰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熱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旨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史臣曰修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殉國者歟

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固停詔勅天震竇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蕭思話劉延孫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表矣風颺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踈踈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踈矣然乎然乎

文五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劔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况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孝武十四王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

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疆不知弱義在於此也

劉秀之顧琛顧覬之

史臣曰孝建啟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竝誠載艱難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峽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竝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周朗沈懷文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偽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闕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

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宗越吳喜黃回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鄧琬袁顓孔覲

史臣曰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諛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日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謝莊王景文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竝路傾覆之灾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殷孝祖劉劭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劭

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
而出重圍美矣

蕭惠開殷琰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
啟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
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
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
也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
邪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
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袁粲

史臣曰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
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
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
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明四王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

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孝義傳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刺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傳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朞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

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荐之以師旅
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
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
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
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大馬餘菽
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紫極諸殿
離欒綺節珠窓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
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
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
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

盖由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
良吏篇云

隱逸傳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
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
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
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
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
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恩倖傳

吏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踈以成狎者也而任隔踈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完之拘孿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索虜傳

史臣曰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氍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鮮卑吐谷渾傳

史臣曰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朱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獠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與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

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控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
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
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負
所云流血干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氏胡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崛起之衆結根百頃跨
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
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場遂
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涪之豐規吞
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

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
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
逐北追奔全勝萬里使敵人裹骨與屍越至險而自
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旣而裴劉二將藉其
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臯失嶮氏族轉徙奔亡遺燼
不滅者若線梁土獲又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
謂盛矣

二凶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
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卽戎武靈

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自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

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

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焜質
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
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
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
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
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
馬魯之徒身爲晉賦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
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
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
晉藉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
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踴躍汗言曆本紀列
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
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三

南齊書

梁中書令吏部尚書蘭陵蕭子顯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高帝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
漢高神武駿聖觀泰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
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
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
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

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
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
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
暴虐豐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旣行兼濟
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
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
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
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武帝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
難御袞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
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
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民鮮勞復宮室苑
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
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
追恨戾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
未詳也

鬱林王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
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疊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旣而

詈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
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海陵王

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
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便改元爲光熹張
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
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
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奪河間王顥復改元爲永興
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
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明帝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
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戕夷之事懷抱多
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懼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
弃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旣深猜似外入流涕
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旣而自樹本根
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鈕之徵必委
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譏爾

東昏侯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

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
啟太平推闢豎之名宇亦天意也

和帝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
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冥數徽名大號
斯爲幸矣

志

禮志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
馳皇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

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

樂志

贊曰綜採六代和平八風殷薦宴享舞德歌功

天文志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
遍行景緯五星精畧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曆數
攸司盖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
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徐顯思以五
星爲非星虞喜論之詳矣

州郡志

贊曰郡國旣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踰九分城
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代亡代有

百官志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輿服志

昔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爲車正殷有瑞
車山車垂句是也周禮匠人爲輿以象天地漢武天
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宮定輿服制班于天下光武建
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輿輦始具蔡邕創立此志
馬彪勒成漢典晉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江左之

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太興中太子臨
學無高盖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
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國稍造車輿大元中
符堅敗後又得僞車輦於是屬車增爲十二乘義熙
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僞車輦宋大明改修輦輅妙
盡時華始備僞氏復設充庭之制永明中更增澡飾
盛於前矣案周禮以檢漢志名器不同晉宋改革稍
與世異今記時事而已

祥瑞志

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赜撰聖皇瑞應記永

明中庾温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
取以爲志云

五行志

贊曰木怪夔魍火爲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形聲
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列傳

后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
縹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
問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

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
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熒則馬鄧風
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
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未巷貧空有同素
室世祖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
檀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
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
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
風大扇銷糜海內以瞻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鳴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文惠太子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溫文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有冥數矣

豫章文獻王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未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褚淵王儉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柳世隆張瓌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勅寇垂沮

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垣崇祖張敬兒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問不足爲也

王敬則陳顯達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嵩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管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劉懷珍李安民王玄載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壘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

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榮祖

史臣曰太祖作牧進充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呂安國周山嶺周盤龍王廣之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勤克舉並識時變成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薛淵戴僧靜桓康焦度曹虎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侯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轡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蟲也

江謐荀伯玉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榜起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

今世難乎免矣

王琨張岱褚炫何戢王延之阮韜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為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服久
忘儒藝尊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
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為官斯違舊矣辟強
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
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覲服者何等
級哉

王僧虔張緒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發
自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
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
之名臣

虞玩之劉休沈冲庾杲之王謨

贊曰玩之止足為論未光劉休善筮安卧南湘冲獲
時譽杲信珪璋謚惟舊序並用興王

高祖十二王

史臣曰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筭意在無遺豈
不以群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
未命於近親寄重權於踈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

勢踈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
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曹植之言信矣

謝超宗劉祥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
自知情深在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旣徇斯道其
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
已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到撫劉峻虞悖胡諧之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于
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
况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蕭景先蕭赤斧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並以戚族爾爲將
相夫股肱爲義旣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
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
務非虛言也

劉瓛陸澄

史臣曰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吳拱以
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未明纂襲克隆均校王
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

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
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
劉瓛承馬鄭之後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
親臨待問無丑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
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
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武十七王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
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
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張融周顒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鯁崔琰聲姿然
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
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
檢常在名教若夫竒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
於前也

王晏蕭謚蕭坦之江祐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
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江敦何昌胤謝滂王思遠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宗室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未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鑿莫能天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王融謝朓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未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袁彖孔稚圭劉縉

贊曰袁狗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
機悟立行砥名

王奐張冲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未晚降知事新之
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
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文二王明七王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
義正夫逆從有勢况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

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跼蹙
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

裴叔業崔慧景張欣泰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
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
之剽驍將受首群帥委律鼓鼙謹於官寢戈戟時於
城隍陵埤負戶士哀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
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
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
旗獲蔽野津舫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闢

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文學傳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昉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

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哲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竒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擴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踈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譎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胷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良政傳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爲

政未暮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
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
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治
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史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
職以三周爲小浦水旱之灾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
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
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鷄鳴犬吠
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粧桃花
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焱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
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
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高逸傳

贊曰含貞抱璞履道敦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孝義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
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謝始庶
之法驕慢之性多慙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
身甘心壟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
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

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侍臣傳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侍臣一星列于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侍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于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爲重寄陳淮歸任上厠

荀勗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

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
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制局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
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魏虜傳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
幅裂觀壘阻兵事與東晉二度藉元舅之盛自許專
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
徐兗勁卒壹沒於鄒魯殷浩驅楊豫之衆大敗於山
乘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

鄴旣而鮮卑固於負海羗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
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
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己未
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
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
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
徵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
提戈荷甲人自爲鬪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
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掃臨彭而督將
逗留援接稽繞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旣失事機朝議

北寢偃武脩文更思後會未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
問往來關禁寧靜疆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覷百姓
附農素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
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
運獯雄南逼豫徐疆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
武胡馬蹈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
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
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
抵章陵鑣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
之計疆兵大衆親自凌殄旌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
儒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頽隍民戶墾田皆
爲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
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
夫休否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
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讓號令不明
固中國之所短也

蠻東南夷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摠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
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瓌寶溢
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充斥

之事差微聲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芮芮虜河南氐羗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權氐羗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三終

